我們的故事

天外飛仙 (2020)

/陳靜容

在大學中文系就讀時，有一位老師用東坡的詩句：「靜故了群動，空故納萬境」重新詮釋了我的名字——「『靜』者，故能『了群動』；『容』者，必能『納萬物』」。老師說這是一個充滿「文學氣」的名字，所以念中文系再適合不過了。大學畢業後，雖然繼續進入研究所深造，但我終究沒走上文學研究或創作的路，反而一頭栽進諸子思想研究的哲學領域裡，戰戰兢兢走到今天。在思想研究的學術視域中，讓我學會以更寬廣的思維來回應生命中諸多與存在處境攸關的問題，因此學術研究對我來說，從來都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，它總與自我生命息息相關相關，亦是我生命志業之一環。

有人說，「學術研究是一條寂寞的路。」在我看來，亦正因無數獨立主體思想的融合辯證，方賦予文學以生生不息的活動力與生命力。所以，我總喜歡跟學生分享：「寂寞」之必要、「孤獨」之必要、「狂喜」之必要、「痛苦」之必要；腸思枯竭、山窮水盡、坐困愁城之必要。走過、嘗過這些滋味，「便能活潑潑地見天理流行」，也才知道所有的學問、道理皆在日常動靜之間。所以，我們沒有理由停在原地不動；而學習其實很簡單，即行即得，無有例外。

幾年前從中部的私立大學轉任臺北大學中文系，是我生命當中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。因為有華語教師證照的緣故，所以在私立大學時我開了多門華語教學課程，甚至還兼任華語教學中心主任。對我來說，每天有機會能接觸很多不同國籍的外籍生雖是新鮮且有趣的體驗；然在有限的學分和授課時間限制下，那時能開出的思想課程少之又少。學術專業的傾斜已讓我惴惴不安，語言教學課程對於教材、教法的強調又遠遠超過學生對於生命辯證感知的需求。在那段忙碌於行政與語言教學的日子裡，我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投注在輔導外籍生語言、語法、語用的學習中，卻也同時意識到自己逐日的蒼白與匱乏。至此，我才清楚意識到，思維「如何思維」，以及在課堂中和學生一同探索如何「更好地思維」，方是我生命中的源頭活水。於是，我輾轉來到了臺北大學任教。

臺北大學所在地——三峽，位在臺北盆地的西南隅，三面環山，屬山麓地形，本就不利於商業發展；然此地因有溪流匯聚，曾藉航運之利快速繁榮，極盛時期往來船隻絡繹不絕，市街景象熱鬧。後雖因砂石淤積讓祖師廟前的碼頭失去作用，致使發展漸趨停頓，可是這段黃金歲月的起落，卻讓這個座落在淡水河和大漢溪畔的市鎮擁有獨一無二的歷史風華。從外地通勤來上課的學生們總牢騷著臺北大學交通不便、娛樂項目乏善可陳；但我卻更愛這個小鎮的靜謐與邊陲。它以一種安靜的姿態見證三角湧的繁華與凋零；漢人文化、洋樓風格、日本家徽兼融的

異國情調，寂靜訴說著昔日的故事。那些「往昔」，非常值得來這裡就學的大學生們以行動一一展讀。如若主體與文化、史料、藝術的對話可以由此展開，何嘗不是生命中一幅最美的人生風景？如若整個古鎮就是一個大教室，那老街上一幢幢的紅磚拱廊建築、巴洛克式立面牌樓都成了引領學習的甬道。這樣的學習，該有多愜意？

來到臺北大學任教之後，因為地利與歷史文化之便，我在教學方法和教學活動的設計上也有了極大的翻轉。我將深奧的思想課程變得更生活化，把課程作業和在地文化、校園環境與日常生活緊密連結；我引導學生思考、刺激他們發現「主體」與外在「他者」的互涉關係，讓他們在這個小鎮「大學」中，

能夠自我安頓、能夠自我發展、能夠栽培他們自己成為理想中的樣貌。終於，學生告訴我，臺北大學一點都不邊緣、更不荒涼，它是匆匆城市裡的一處綠洲，靜靜包容這個有情有哀的世間，既喧嘩又沈靜，一如他們絢爛又時而頹廢的青春。「大學」，本來就不只是一個空間概念、不是豪宅廣廈；「大學」，是青春學子夢想的集散地、是「成人」之所在，含藏著生命遠颺的蠢蠢欲動與對未來的緊張和恐慌。我樂意陪伴著這些年輕生命經歷他們該經歷的、挫折他們該挫折的，我始終相信，生命療癒的良方有二：一是文學，二是愛。臺北大學中文系，二者皆有。

進入臺北大學任教已過了好幾個年頭，我和這些正在學習的年輕生命一樣，在這個漂亮美好的校園裡、在中文系的教學生涯裡不止息地精進成長，如今的我已不僅是大學時老師想像中那「文學性」的存在。當我帶著學生思考生命、思考「我是誰」？我也不間斷地自我扣問：我，是誰？

「靜」，是「定」，是牟宗三所說「絕對的心境」，是隨時將心靈從現實中超拔出來，是有無限妙用的心境。

「容」，是「有容」、是「虛」，虛則靈，使心靈不固著於任何一個特定的方向。

如若連名字裡都有滿滿的道家玄理智慧，又怎麼能不活得像晨曦一樣？